

迟子建作品
少年读本
CHIZIJIANZUOPIN

夏天没有 夏天了

迟子建 著



茅盾文学奖得主献给少年人的成长引路书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迟子建作品
少年读本
CHIZIJIANZUOPIN

没有夏天了

迟子建
著

贵州师范学院内部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没有夏天了/迟子建著. 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8. 5

(迟子建作品·少年读本)

ISBN 978-7-5597-0745-1

I. ①没… II. ①迟… III. ①儿童小说-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80634 号

迟子建作品·少年读本

没有夏天了

MEIYOU XIATIAN LE

迟子建/著

责任编辑 孙玉虎

插图绘制 厚 闲

装帧设计 羽生昱

责任校对 马璟琳

责任印制 孙 诚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浙江全能工艺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 5.25

字数 58800

印数 1—12000

2018 年 5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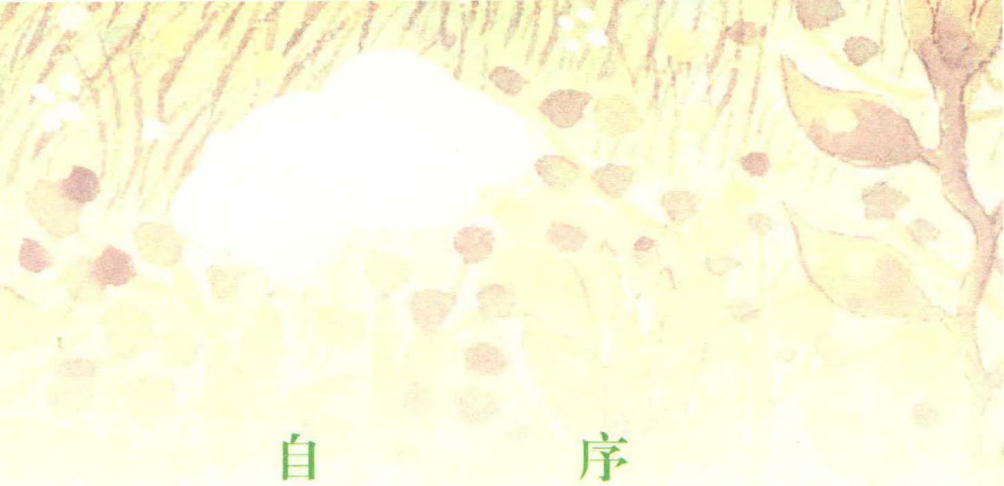
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7-0745-1

定价: 25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)

承印厂联系电话



自序

琥珀年华

我在少年时代爱做梦，梦见自己像鸟一样飞翔，梦见月亮掉到草垛上，梦见河里鱼儿涌动。当然也梦见自己掉进壕沟，梦见毒蛇缠身或是遭狗咬。父母说了，好梦要憋在心里不能说，方可应验；坏梦要即刻说与别人，它就破了。所以每当我早晨惊魂未定地从被窝跑出来找父母说梦时，就是夜里被噩梦纠缠了。他们听完我的诉说，温柔地安抚几句，然后让我往门槛外吐口痰，据说这样，遭了唾弃的噩梦就随风而逝了。但有时我也分不清好梦坏梦，房子起火和抬棺材，在梦里令我害怕，可大人却说梦见火和棺材都是吉兆——旺运和发财之意。所以我想藏在心里的好梦，在他们眼里或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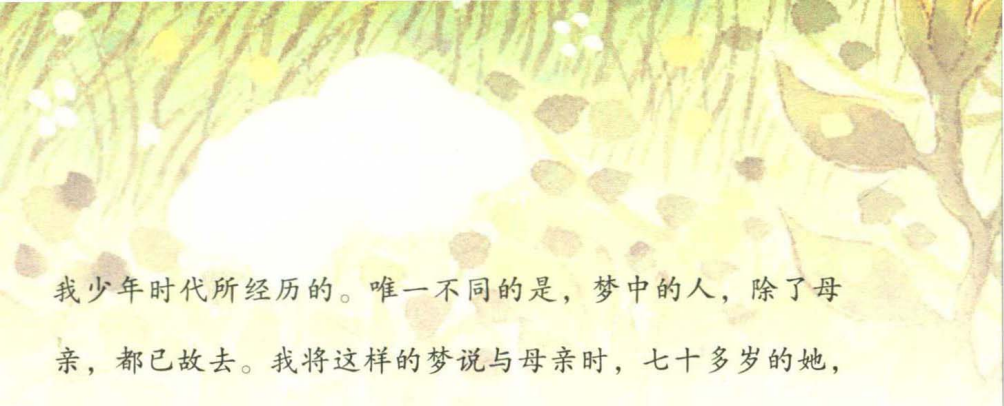


是坏梦呢。

青春时代，我开始写作了，想象力一开动，梦就更加妖烧了。所以那个时期的日记，很多是关于梦境的记载。当我做美好的梦时，梦是黑夜中飞临人间的天使；当我做惊恐的梦时，梦是窜入缤纷时光的魔鬼。

也许是经历了人生真正的噩梦，见识了美好，也洞见了丑陋，而越来越多的事物，让人失去想象力了，近几年我的梦少了。偶尔有梦，也贫乏和令人沮丧，比如乘火车旅行坐过了站，排长队缴纳暖气费时，轮到我时窗口突然关闭了，再不就是晾晒在窗台的衣裳被风刮走了，我怎么也追不回来。可从前，太阳、彩虹、晚霞、鱼儿、鸟儿、花儿，是我梦的主角。

就在少梦的年纪，在平静却是暗淡的时光中，我还是几次梦见小时候的事情，这让我无比欣喜又无比伤感。梦见姥爷天不亮就坐在桌前喝烧酒；梦见姥姥拉着我的手，顶风冒雪去江上捕鱼；梦见父亲带着我们上山拉柴；梦见妈妈吩咐我去给她采草甸子的野花。总之，梦见的事儿很写实，都是



我少年时代所经历的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梦中的人，除了母亲，都已故去。我将这样的梦说与母亲时，七十多岁的她，呼应我的说法，说她现在记性很差，常常忘记几天前发生的事，可很奇怪的，小时候她经历的事情，年轻时想不太起来的，现在却都能回忆起来，清晰如昨。

可能人这一生，最忘不了的就是自己的少年时代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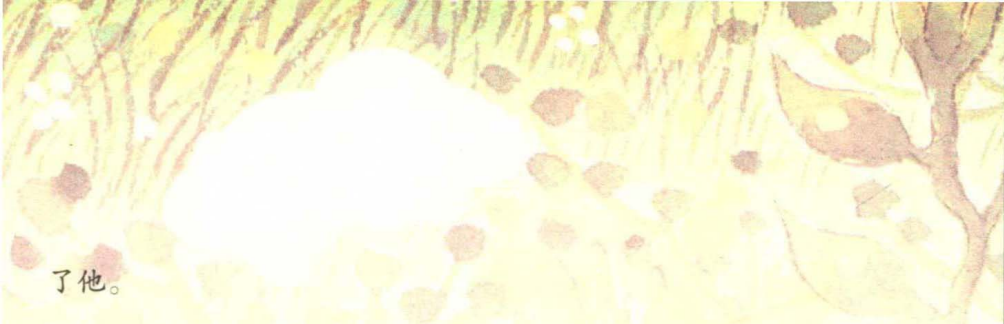
前年我去黑河，在一家俄罗斯商品店，看见一幅由琥珀镶嵌的风景画，那上面的房屋与我童年住过的木刻楞太相像了，那屋顶的雪和炊烟，房前的栅栏，冰河，对岸的树，以及星空下的雪松，最重要的是由不含杂质的琥珀镶嵌的木屋的灯火，温暖撩人，简直就是我童年生活的翻版！我将其买下，如今它就在我新居的床对面悬挂着。每天早晨醒来，我都能望见童年，望见炊烟，望见忘不掉的树和雪。琥珀的微光照耀着渐渐走向夕阳时光的我，投给我一缕别样的光华和温存。

一个人的少年时代为何令人难以忘怀，像琥珀一样散发着永恒的光华？因为那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开始，那是我们的



想象力最为活跃的时期，那是一段尽管有不平，但童眸依然清水一样透明的岁月。人生的尘埃，给我们以苦与迷离，但我们回望出发时刻，哪怕悲伤缭绕，依然给我们以美的感觉，让我们在迟暮之年泪眼蒙眬。

因为作品的发表，多年来我得到了一些读者的喜爱。这其中就包括我的“灯迷”（我正月十五出生时，正是要挂灯时分，所以父亲送我乳名“迎灯”，我的粉丝因而自称“灯迷”），他们在网上创建了“迟子建贴吧”，灯迷们聚在一起讨论我的作品，也常常在我生日时送上特别礼物。最早创建贴吧的吧主网名“四十四次日落”，本名孙玉虎，他来自南方，当时是齐齐哈尔大学的学生。多年以后，他成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，刚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。他从北京《儿童文学》杂志社来到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，即刻与我联系，说想做一套我的小说的“少年读本”，插画本。篇目选择上，他与另外几位与我相熟的灯迷——梦遥、彭程、积累都有商讨，特征求我的意见。我只问他一句，你们确认这些篇目，少年读者会有认同感？日落很肯定地答复，至少影响



了他。

我浏览他们选定的篇目，也开启对自己作品的回忆。《北极村童话》里，有小主人公遗失的五彩项圈；《日落碗窑》中，有一只仿佛由夕阳烧就的金红色泥碗；《没有夏天了》中，充斥着北国小镇的烟火气；《疯人院的小磨盘》中，有能与“疯人们”打成一片的小磨盘；《采浆果的人》里，有智障兄妹沉甸甸的收获；《花瓣饭》中，有一盆粥，等待着野花花瓣的加入，来抚慰心灵受伤的人；还有《鱼骨》中个性飞扬的旗旗，《百雀林》里的少年小没，《草地上的云朵》中那个被遗弃了半个世纪的炸弹所劫走的爱戴花环的女孩，甚至是《鹅毛大雪》中的漫天飞雪，这里有永难消泯的童心，有像樟子松一样经冬不凋的爱。但必须承认，这里也有阴影，充满了我对那片冻土伤残的记忆。我想少年读者能够感受到温暖以外的东西，不是坏事。一个人在成长中刻意地避寒，就会成为温室的花朵。能够在暴风雪中勇往直前，才能成为顶天立地的人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我愿意将这个系列，奉献给少年读者。



德国作曲家舒曼创作过著名的钢琴套曲《童年即景》，其中的《梦幻曲》广为流传，为乐迷喜爱。舒曼回忆童年的这部作品，满怀深情，忧伤唯美，我最喜欢的是著名钢琴家霍洛维茨对它的演绎。霍洛维茨晚年弹奏《童年即景》时，时间之河在他苍老的脸上倒流，流进他的皱纹，流进沉沉落日和另一世界即将呈现的星辰。

少年们应该知道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疯人院里也流淌着至纯的人性之泉，就像花瓣饭里也会掺杂着人的眼泪一样。



2017年9月 哈尔滨



1



窗外的残雪全飞了。

窗棂上的纸被撕下来了。打开窗户，院子中就有很新鲜的空气灌进屋子。当然，解了冻的猪粪也会放出一些臭气，弥漫在空气中。漫山漫坡都开着达子香花，红一片、紫一片的，像渔船上猎猎鼓动的红帆。那些鸡啊狗啊的在园田的湿地上，很快活地刨食、撒欢。冷了一冬的太阳终于变暖了。

爸爸拐着腿，从园子中走出来，他的左手抓着一把羊

角葱，右手握着一把铁锹，那铁锹刚刚挖过葱，上面沾了很多湿泥。他进了院子，把锹拄到样子垛下面，就坐在窗根下剥葱皮。我从窗台上“嗨”的一声蹦出去，栽倒在他脚旁。我撞着他了，他笑着骂了一声“兔崽子”，又接着剥葱了。阳光像一群热带游鱼，在他的脸上、额上快活地爬来爬去，他不时地用手背擦一下脸。

“这日子算是没法过了，这么小的葱，就挖出来了！”妈妈从外屋地出来倒脏水，很气愤地骂他。她的袖管一直卷到腋下，头发披散着，胳膊上沾着烂酸菜叶。她在清理酸菜缸。

“就这么几棵，拌拌豆腐。”爸爸的方脸因为笑而变圆了。

“跟了你，倒了八辈子血霉了。”妈妈又进屋收拾酸菜缸去了，听得见她用勺把磕得缸沿“当当”直响，“小凤，



你别瞅你那死爹，帮我抱两块柴火点火！”妈妈在喊我了。

我知道战火又转移到我身上了。

爸爸剥好了葱，把它们摆在窗台上，一步一拐地去取样子了。他只拿下来两块，放到我怀里，示意我给妈妈拿去。我捣着小步，平举着那两块松木桦，进了外屋地。妈妈刚好把头从缸里拔出来，喘着粗气，红涨着脸，突然用二拇指狠狠地点着我的脑门说：

“啊，你七岁了，你只知道张嘴塞饭。这点样子够点火的吗？”

“你不是说让拿两块样子吗？”爸爸很认真地过来辩白。

“两块？哼哼，加上你的两条瘸腿也不够烧呢。”妈妈一叉腰，气得嘴唇青紫。

“你怎么污辱我的人格？”爸爸很忌讳别人说他腿不利索。

“人格？你连酒精都兑着喝了，你哪还有人格！”妈妈终于“嗷唠”一声地哭了。我吓慌了。我没想到为两块样子就会使妈妈生这么大的气，我也不知道春天的礼拜天会是吵架的日子。但我知道别人家的孩子若听了妈妈的哭声，一定会跑来瞧热闹的。所以，我飞快地关上窗子和门。

爸爸败了兴致，又抱来好多样子，“哗啦”一声扔在灶前，蹲下去点火。在他下蹲的时候，我听见他的膝盖“咔”地一响，我担心他会站不起来。可等他点燃了火，又很艰难地用手抚着膝盖站起来了。他站起的时候脸上的肌肉抽搐着，膝关节又是“咔”地一响，然后迈着步子又去取那几棵嫩嫩的羊角葱了。我心想，他的膝关节里没准有一个挂钩，蹲下时就打开，站起时就合上。我试着蹲了几下，但我的腿没有一点响声。

“你要拉尿就到茅楼！”妈妈见我那一副捣蛋样子，不



再哭了。她知道哭是没有用的，她仍然要干活。该是做午饭的时候了，她往锅里添上水，把发好了的苞米面放上碱，掺了一些白面，就忙不迭地剁酸菜去了。她要往玉米饼子里夹上点菜馅。

爸爸已经在窗根下坐着，举着个二钱的酒盅喝起来了。他的脚下摆着一盘拌好的豆腐，他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“小葱拌豆腐，一清二白”，一边吃着这一清二白。几只鸡被这香味诱惑着，蹑着脚观望着。爸爸夹了一筷头的豆腐，扔过去让它们抢食。他一喝起酒来，神色就开朗了，额上泛着水萝卜一样新鲜的光泽，眼睛里洒满了温馨的阳光。我很愿意看他喝酒时的模样。

妈妈一边剁馅，一边骂：“剁王八了，剁王八肉吃了。剁得成烂泥，剁得心肝肺都成肉酱！”

我知道，妈妈是在骂“王爬子”了。王爬子叫王标，

是种子站的工人，爸爸受处分后，到火车站装车皮去了，就由他进驻学校代替爸爸。也正是从这以后，爸爸才嗜酒如命，先前的儒雅斯文早就被苦力和酒洗淡了。听了妈妈的骂声，爸爸很不自然地皱皱眉头，咕咕哝哝地说：

“干什么？君子不与小人一般见识。”

“小凤，你过来学着剁菜！”锅里的水开了，妈妈要去铺笼布，所以唤我过去。我够不着菜墩，只好站在一个小板凳上。

妈妈说：“你边剁边骂‘剁王八了’，把那些大姑娘养的都剁死！”

我不知道大姑娘养的是什么意思，但还是觉出来那话很不好听。我知道妈妈的脾气，她说要做的事，你若不从，就能把她气得翻白眼。所以，我一边剁馅一边放声地骂：



“剁——王八——肉了——”

阳光太热烈了，我觉得满院子都亮着光点。有的光点印在院中刚抽芽的山丁子树上，有的则亮在窗子上，还有的亮在鸡的翅膀上，我为着这许多亮点而高兴，剁得越发起劲了。

“骂得好。”妈妈铺好笼布，冲我笑了。她的青黄的脸上跑着汗珠，好像一片秋叶弥漫着清晨的露珠。

“还骂什么？”我来了兴致，觉得骂人是件很令人开心的事。

“什么也别骂了。”爸爸进屋了，他的口中冒着酒气，把酒盅放在碗柜里，将剩下的半瓶子酒藏在酸菜缸背后。我知道，他怕妈妈一旦和他吵起来，就会把他的酒全倒了。而家里很少有钱去给他买酒，他学会了珍惜。放好了酒盅，藏好了酒瓶，他搓了搓手，对妈妈说：

“淑芬，不要教孩子骂人，不要教孩子恨人。”

“灌了二两猪尿，你就装得人模狗样的了。”妈妈把笼布“啪”地摔锅里。

蒸汽呼呼地旋升着，妈妈的头发都被濡湿了。透过蒸汽，阳光仍然妩媚，光点如铜钱子，摔了满世界。无论如何，这顿饭也吃不消停了。我把爸爸剩的那些下酒菜打扫干净，一抹嘴打算到外面去玩。腿还没迈出门槛，妈妈又大吼一声地喝住我：

“小凤！去哄你弟弟，别出去野！”

看来，妈妈这一天都不会有好心情。我知道她的厉害，就吐了吐舌尖，乖乖地转身了。

“淑芬，孩子我看，让小凤出去玩吧，今天天这么好。”爸爸替我说情，有点低三下四。我闻见他的腋下有一股酸臭气，他的衬衫已经好多天没有洗了。妈妈无暇注意